

SHERLOCK
[英] 柯南·道尔 原著
彭桂兰 改写 HOLMES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中



精心改写，再现世界名著风采
线索重重，席卷一场逻辑推理风暴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化学工业出版社

SHERLOCK
[英] 柯南·道尔 原著
彭桂兰 改写 HOLMES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中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中/[英] 柯南·道尔原著; 彭桂兰改写.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122-27405-2

I. ①福… II. ①柯… ②彭…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1333号

责任编辑: 史 懿
责任校对: 李 爽

文字编辑: 李 曦
装帧设计: 刘丽华

出版发行: 化学工业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 邮政编码100011)
印 装: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710mm×1000mm 1/16 印张16 字数150千字 2016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购书咨询: 010-64518888(传真: 010-64519686) 售后服务: 010-64518899
网 址: <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Preface

前言



福尔摩斯一经诞生就穿越时间的长河，驰骋在自己独特的世界中，我们有幸结识他、了解他，和他一起经历一桩桩惊心动魄的案件。这套书既可以作为平日生活的消遣，又可以成为反思自己的读物。是的，你看到了现象，可现象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为什么没有看到？怎样才能看到它？

读了这套书，感觉自己突然学会了观察，懂得了什么叫见微知著。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事实真相往往错综复杂，从中找到线索，抽丝剥茧，还原事件真相，这便是侦探小说的魅力所在。

一八八七年，初出茅庐的福尔摩斯开始了他的侦探生涯，经过《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之后，羽翼丰满。在此后的三四十年中，陆续上演了五十多个故事，福尔摩斯也从青春年华走向耄耋晚年。在《狮鬃毛》案中，福尔摩斯已经是位精神矍铄的老人，退休过起了隐居生活，只是时不时会显露身手。

关于福尔摩斯的一系列小说陆续发表后，引起了巨大反响，翻译成多种文字传播到世界各地。不少人按图索骥，纷纷给贝克街221号的福尔摩斯寄信，甚至前往

那里试图寻找福尔摩斯。事实上，贝克街119~223号是阿比国民房屋协会的办公地址。邮局负责地把信件交给该协会，他们不厌其烦地回复：“收信人已迁，现址不详。”这也成了文学史上一段佳话，足以说明福尔摩斯这个人物形象是多么鲜活。

四个长篇故事奠定了福尔摩斯职业生涯的基础，众多的短篇为我们刻画了这位大名鼎鼎的神探是如何展开工作，取得累累硕果的。我们喜欢福尔摩斯，不仅仅因为他聪明睿智，破案无数，更因为他身上闪烁着动人的人性的光辉。福尔摩斯英勇无畏，为了帮助受害者摆脱恶人的纠缠，多次和华生身处险境，最终销毁了恶人用来勒索受害者的证据。

我们常说法律是正义的化身，而法律是要讲究证据的。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是人们争论的焦点，福尔摩斯在完全了解事情后，选择站在受害者一方，而不是教条地囿于规则错失良机放走恶人。他的做法是有争议的，也正是这种疾恶如仇的个性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福尔摩斯，而不是只会破案的机器。

在紧张的工作、学习之余，看看《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刺激的案情、酣畅淋漓的破案经过，既能帮我们释放压力，也会被他那执着、投入的精神所打动。生活中，只要有了这种精神，一切难题也都不再称之为难题了。



C 目录 Contents



赖盖特之谜	• 1
住院的病人	• 22
海军协定	• 32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 54
空屋	• 99
诺伍德的建筑师	• 116
修道公学院	• 132
黑彼得	• 145

米尔沃顿

• 158

六座拿破仑半身像

• 170

三个大学生

• 183

金边夹鼻眼镜

• 194

格兰奇庄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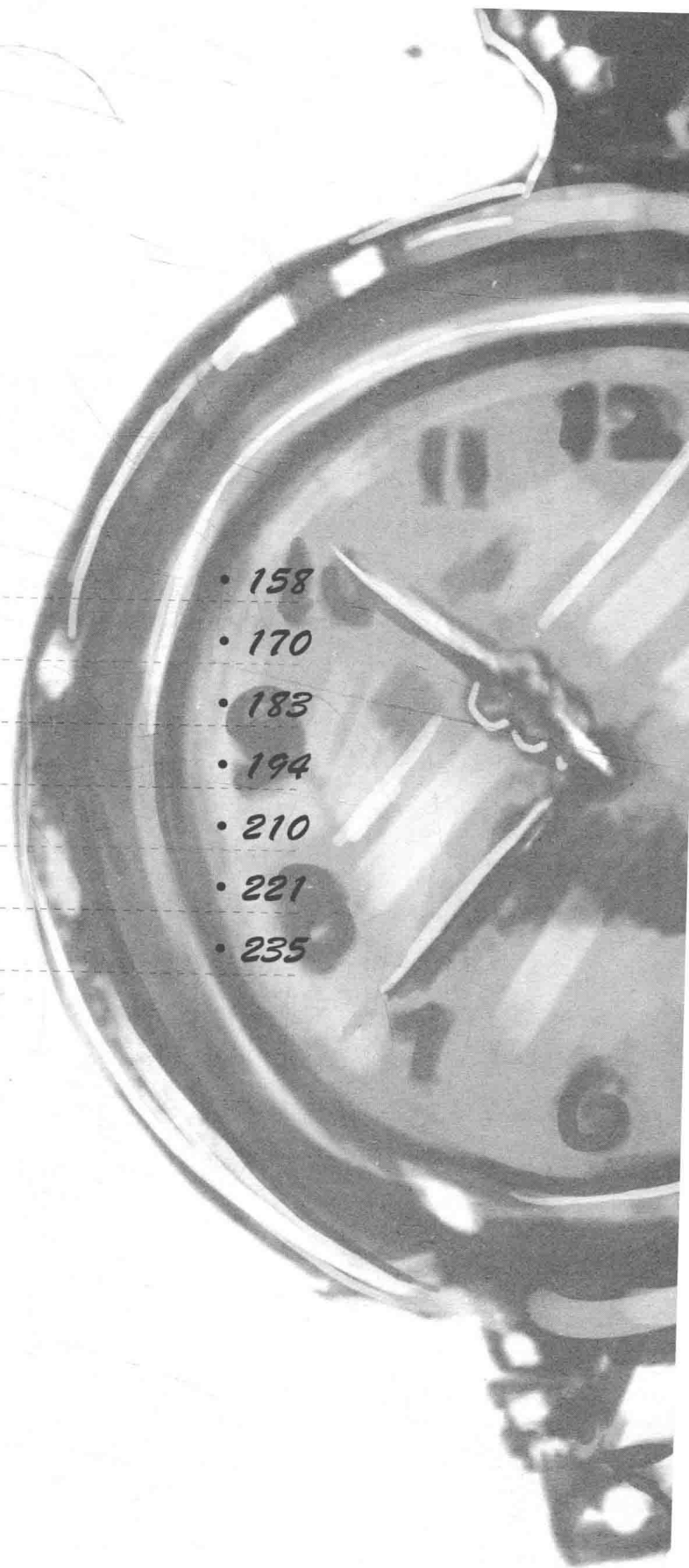
• 210

最后一案

• 221

第二块血迹

• 235





赖盖特之谜

纸条是从死者手中撕去的，为什么要抢夺纸条呢？因为它可以证明那个人的罪行。撕下纸条匆匆拿走，没有注意到还有一角在死者手里。要是我们能拿到另一半，或许有助于解开这个谜团。

一八八七年春天，积劳成疾的福尔摩斯先生仍在康复期间，身心疲惫。我想换个环境对福尔摩斯会好一些，比如乡间的大好春光会让人放松。于是，我想起了海特上校，他是我的老朋友，在阿富汗时我曾给他治过病。他在萨里郡的赖盖特附近买了一所住宅，常常邀请我去做客。我向他谈起福尔摩斯的状况，他爽快地说如果福尔摩斯愿意，他非常高兴邀请福尔摩斯也来做客。

我委婉地和福尔摩斯提起此事，他听到主人是单身汉，丝毫不会限制他的行动自由，就同意了这个提议。一星期后，我们便去拜访海特上校了。海特上校是个老军人，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为人十分洒脱。正如我所料，见多识广的上校和福尔摩斯一见如故。

当天晚饭后，我们一起到了海特上校储藏枪的房间里。福尔摩斯放松地躺在沙发上，我和海特上校欣赏他那储藏东方武器的小军械室。

“哦，对了，”海特上校说道，“一会儿我要拿一支枪上楼，防止遇上警报。”



“警报？”我不解地问道。

“是的，我们这里最近出了事。上星期一本地富绅老阿克顿家闯进了不速之客，损失不大，可这么久过去了，警方一点儿消息也没有。”海特上校说。

“一点儿线索都没有吗？”福尔摩斯望着海特上校问道。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您办了那么多国际大案，这种小案子肯定不会引起您的注意吧？”海特上校道。

福尔摩斯笑着连忙摆摆手让他别这么称赞自己，接着说：“现在案子有什么进展？”

“应该没有，那盗贼在藏书室里乱翻了一通，抽屉都被撬开了，并没有得到什么贵重的东西。检查后发现只有一卷古书、两只镀金烛台、一方象牙镇纸、一个橡木制的小晴雨计和一团线不见了。”海特上校不解地说。

“偷这些小玩意儿，真稀奇。”我喊道。

“可能他就是翻到什么拿什么吧。”海特上校说。

“警察应该从这里面得到了一些线索吧，”福尔摩斯跃跃欲试，“这显然……”

“我亲爱的朋友，”我警告福尔摩斯，“您到这里是来休息的，在您没有恢复健康之前别插手什么新的案件。”

福尔摩斯无可奈何地耸耸肩，随后我们的话题转到了其他方面。

然而，作为医生，我的警告没有起到丝毫作用。第二天，我们正在吃早餐，管家突然闯了进来。

“您听到消息了吗，先生？”管家喘着粗气说，“就在坎宁安家里！”

“怎么？又有盗贼了？”海特上校大声问。

“杀人了呢！”管家说。

“噢！上帝啊，”海特上校惊呼道，“谁被害了？治安官吗？还是他儿子？”

“不是他们，是马车夫威廉。大约在昨天晚上十二点，盗贼刚刚从厨房的窗户闯入，就被威廉撞上了。盗贼一枪打穿了威廉的心脏，然后就飞奔逃跑了。”管家绘声绘色地说。

“我们一会儿去看看。”海特上校有些难过地说，“真是太不幸了，老坎宁安是我们这里响当当的人物，为人正派。那个仆人伺候他好几年了，他一定很伤心。我想，案犯很可能就是上次闯进阿克顿家的盗贼。”

“就是偷那些稀奇古怪东西的人？”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说道。

“是啊。”海特上校说。

“或许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个案子，不过，我觉得还是有些奇怪。一般说来，一伙乡村盗贼总是会变换他们的作案地点，绝对不会几天之内在同一地区连续偷盗。昨晚您说起采取预防措施时，我还在想，这地方可能是英国盗贼最不注意的地区。可见，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福尔摩斯耸耸肩说。

“我觉得是本地盗贼干的，”海特上校说，“若是这样，那他早就盯上阿克顿和坎宁安家了，因为他们是这里最富有的人家。”

“当地最富有的人家？”福尔摩斯问。

“是的，不过这两年他们两家打官司损失了不少钱。老阿克顿曾经提出，想要得到坎宁安家一半的财产，这是一笔多么大的财富啊！”海特上校说。

“若真是当地恶棍干的，要追查出来并不难。”福尔摩斯望了一下我警告的眼神，打着哈欠说，“好了，华生，我不打算插手这事。”

话音刚落，管家来报：“警官福雷斯特求见。”

“早安，上校，”年轻机敏的警官说道，“希望没有打扰到你们，我听说福尔摩斯先生在您这里。”

海特上校用手示意了一下，警官立刻点头致意说道：“福尔摩斯先生，出命案了，我们想您大概愿意光临指导。”

“噢，华生，命运总是违背您的意志。”福尔摩斯灿烂地笑了起来，“我们刚刚还在聊这起案子，警官，您能详细说说吗？”说罢，他像平时习惯的那样朝后仰靠在椅背上。看他的架势，我知道，我们这次的休假又落空了。

“显而易见，前后两起案子是同一伙人干的。阿克顿案件，我们还没有线索。目前这起案子线索挺多，可以着手调查，最重要的是有人看到案犯了。”

“哦？”福尔摩斯疑惑地问。

“是的，案犯在开枪后飞快地跑掉了。坎宁安先生从卧室的窗户看到了他，亚历克·坎宁安先生（小坎宁安先生）也从后面的走廊看到了他。警报是十一点三刻发出的，当时坎宁安先生刚刚睡下，小坎宁安先生穿着睡衣正在吸烟。他们两个都听到了马车夫威廉的呼救声。小坎宁安先生立即跑下楼去，后门开着，他下楼梯时看到两人正扭打在一起。接着听到一声枪响，威廉倒下了。他忙跑过去看能否救威廉，并没有去追凶手，那个凶手就跑到花园越过篱笆逃掉了。当时，坎宁安先生从他的卧室窗户望出去，刚好看到那个家伙跑到了大路上，很快就消失了。根据他们两个人提供的线索，凶手是中等身材，穿深色衣服，具体容貌没看清楚，我们正在调查。”

“威廉怎么样？临终前他有没有说些什么？”

“没有，什么都没说。威廉为人忠厚，和母亲住在仆人房里。可能他是想去厨房看看有没有异样，刚好碰到盗贼撬门进来。自从阿克

顿案件后，这里的每个人都提高了警惕。”

“威廉出去前和他母亲有没有说过什么？”

“他母亲年事已高，耳朵又聋。经过这次事件，整个人几乎变傻了。不过有个非常重要的情况，请看！”说着，警官从笔记本中取出一张一角撕坏的纸条，递了过来，“我们发现死者手中抓着这张纸条，上面提到的时间正是死者遇害的时间。我们想，不是凶手从死者手中撕去一块，就是死者从凶手手中夺回这一角。”

福尔摩斯拿起纸片，仔细审视着。

“我们认为从内容来看像是约会的短柬，”警官继续说道，“当然也不排除，外表忠厚的威廉可能和盗贼有勾结。他在那里等盗贼，甚至是他帮助盗贼进屋，后来两人又闹翻了。”

“这字体倒是挺有趣的，”福尔摩斯看了一会儿说，“看来比我想的要深奥呢！”说完，他双手抱头陷入沉思之中。那个年轻的警官看到大名鼎鼎的伦敦侦探竟然为这件案子大为劳神，不由得嘴角掠出一丝笑意。

片刻之后，福尔摩斯说道：“您刚才说，盗贼可能和仆人有勾结，这纸条或许是两者的密约。这个想法挺独特的，也不是不可能。不过，纸条上明明又写着……”他依旧双手抱头，再度陷入沉思。不一会儿，当他再抬起头时，我看到他又像未患病时一样，目光炯炯，精力充沛。

“我想去看看，了解一些细节。我有几点想法需要验证一下，半小时就回来。”福尔摩斯对我和上校说道。

半小时后，年轻警官一个人来了。

“福尔摩斯先生正在田野里踱来踱去，他要我们四个人去案发的屋子里看看。”

“到坎宁安先生家里去？”

“是的，先生。”

“去干什么呢？”

年轻警官耸耸肩说：“不清楚，先生。我想跟您说，我认为福尔摩斯先生的病没有好，他表现得很不寻常，情绪也过于激动。”

“您不必大惊小怪的，”我说道，“他查起案子来常常是这个样子，当外人觉得他疯疯癫癫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成竹在胸了。”

年轻警官有些吃惊地望望我，耸耸肩说：“他急着要去调查。上校，您二位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我们看到福尔摩斯的时候，他正低着头，手插在裤兜里，在田野上踱来踱去。

“这件事越来越有趣了。华生。这次乡间旅行真不错，我度过了一个奇妙的早晨。”福尔摩斯说。

“您已经去过案发现场了，有什么发现吗？”我问。

“咱们边走边说吧，我看到了尸体，如警官所说死于枪伤。”福尔摩斯说。

“那还有什么疑问吗？”我问道。

“侦查是有必要的。我们见到了坎宁安先生和他的儿子，他们指出了凶手逃跑的准确地点。这是非常关键的。我还看到了死者的母



亲，但她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情况。”福尔摩斯说。

“这么说来，您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问。

“案子非常奇特，可能这次调查会使案件有突破。警官，我想我们都认为，死者手中纸条上写着的时间是他死去的时间。这点极其重要，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写这张便条的人就是让威廉在那个时间起床的人。可这张纸的另一半在哪里呢？”福尔摩斯娓娓道来。

“我仔细检查了地面，希望能找到。”警官说道。

“纸条是从死者手中撕去的，为什么要抢夺纸条呢？因为它可以证明那个人的罪行。撕下纸条匆匆拿走，没有注意到还有一角在死者手里。要是我们能拿到另一半，或许有助于解开这个谜团。”

“是的，可我们还没抓到罪犯，怎么能拿到纸条呢？”

“嗯，还有另外一点，这张纸条是写给威廉的。交给他纸条的人肯定不是写这张纸条的，那样的话直接告诉他就好了。是谁把纸条带给死者的呢？有没有可能是通过邮局寄来的？”福尔摩斯提出自己的想法。

“这点我调查了，”警官说道，“昨天下午，威廉的确收到一封邮件，信封已经被他毁掉了。”

“好样的，”福尔摩斯拍拍警官的肩膀大声说道，“您见过邮差



了？我很高兴和您一起工作。”说完，他转向上校道：“那就是仆人的房间，进来我指给您看犯罪现场。”

我们走过小屋，来到一条两旁都是橡树的大路上，然后到了一所华丽的古宅前，门楣上刻着字。我们走了一圈来到旁门前，门外是花园，花园的篱笆外面就是大路。

一位警察站在厨房门旁边。

“请把门打开。”福尔摩斯说道，“小坎宁安先生就是站在楼梯上看到那两个人搏斗的，他们搏斗的地点就是我们站的地方。老坎宁安先生是在左边第二扇窗户旁看到案犯逃到花园矮树丛左边的。他儿子也是这样说的，两人都曾提到矮树丛。后来，小坎宁安先生跑出来，跪在死者旁边。瞧，这里的地面坚硬，找不到什么痕迹。”

福尔摩斯正说着，有两个人从屋角绕到花园的小路上。他们中年长的那位面容刚毅，有深深的皱纹，郁郁寡欢。年轻的那位衣着华丽，神情活泼，笑容可掬，与眼前的氛围形成奇异的对比。他们应该就是坎宁安父子。

“还在调查这件事吗？”坎宁安先生对福尔摩斯说，“你们伦敦人应该不会失败的，可您看起来不像很快就能破得了案子。”

“我需要一些时间。”福尔摩斯愉快地说。

“有一条线索，”警察说道，“我们认为只要能找到……噢，怎么啦，福尔摩斯先生？”

福尔摩斯脸上突然出现极为可怕的表情，双眼往上翻，痛苦得脸都变了形，接着脸朝下跌倒在地上。我吓了一跳，赶忙把他抬到厨房里，让他躺在一把大椅子上。片刻后，他站了起来，为自己刚才的失态道歉。

“可能华生已经告诉过你们，我生了一场病，刚刚好。”福尔摩斯解释道，“不过遗留下了这种神经痛的毛病，有时会突然发作。”

“我用马车送您回去吧？”老坎宁安问道。

“不用了，既然我已经到这里了，还是弄清楚再说。”福尔摩斯笑着回答。

“什么问题呢？”老坎宁安接着问。

“我认为，是盗贼先进屋，之后威廉才过来的。而你们认为，门被弄开了，盗贼没有进来。”

“这是显而易见的啊！”坎宁安先生严肃地说道，“我的儿子亚历克并没有睡，如果有人走动，他一定能够听到的。”

“他当时坐在哪里？”福尔摩斯问。

“我坐在更衣室里吸烟。”小坎宁安先生回答。

“更衣室的窗子是哪一扇？”福尔摩斯问。

“左边最后一扇窗子，紧挨着我父亲卧室的那一扇。”小坎宁安先生回答。

“你们两个人房间的灯都亮着吗？”福尔摩斯问。

“当然。”老坎宁安说。

“有几个疑点，”福尔摩斯笑着说，“一个有经验的盗贼，看到灯光就知道这家有两个人没有睡，却选择在这个时候闯进屋子，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当然了，要不是这案子古怪，我们也不会求教于您。”小坎宁安先生说道，“您说在威廉发现盗贼前，盗贼已经进了这间屋子，这简直是荒唐可笑。屋子并没有被搞乱，也没有发现丢东西，不是吗？”

“那要看是什么东西，”福尔摩斯说道，“别忘了，这个盗贼不一般，他上次在阿克顿家拿的东西就比较古怪，是线团、纸张这些零碎的东西。”

“好吧，总之这一切我们都拜托您了。福尔摩斯先



生，”老坎宁安说道，“一切听从您或警官的吩咐。”

“我想请您同意进行悬赏，当然官方也可以这么做，只是手续更繁杂，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定下来。我写了一份悬赏的告示，如果您同意，请签字，至于数额，五十镑就足够了。您先看看。”

“我愿意出五百镑。”老坎宁安先生接过福尔摩斯递给他的那张纸和笔仔细地看了一下说，“瞧，这里是有问题的。”

“噢，抱歉，我写得太仓促了。”

“是的，你开头写的是‘鉴于星期二凌晨零点三刻发生了一次抢劫未遂案’，实际上案发时间是在十一点三刻。”

我在一旁看到福尔摩斯出这样的小差错，非常痛心。我知道，福尔摩斯对自己要求严格，出现这类疏忽让他很尴尬，细节清楚无误是他的长项，而病痛的折磨影响到他的工作。这件不起眼的小事表明他的身体并没有康复。

警官扬扬眉毛，小坎宁安先生哈哈大笑。坎宁安先生马上把错误改正过来，把纸条还给福尔摩斯。

“尽快发布这则消息，”坎宁安先生说道，“这个想法无疑很高明。”

福尔摩斯仔细地把这张纸收起来，夹在他的记事本里，说：“我们还是再仔仔细细检查一下房屋，看有没有丢失什么不起眼的东西。你们知道，盗贼偷的都是一些古怪的东西。”

进屋之前，福尔摩斯检查了那扇坏掉的门，门上能